

我真爱北平，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淀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个思念中有个北平。

北京名片



老舍的人文地图

舒乙 著
张肇基 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书馆

老舍的人文地图

舒乙 著
张肇基 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的人文地图 / 舒乙著 ; 张肇基摄.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200-11467-6

I. ①老… II. ①舒… ②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279 号

本书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老舍的人文地图

LAOSHE DE RENWEN DITU

舒 乙 著 张肇基 摄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7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467-6

定价: 5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一 老舍的北京特质

老舍先生是北京人，这一点，对老舍文学，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非常重要，而且，要特别加以强调。

因为，这是他的特质之一，他同时代的其他几位文学巨匠区别开来。

北京，严格地说，历来不是一个盛出文人的地方。文人，差不多，都出自江南。“江南出才子”，历来如此。

我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主办过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展览，展出了两百多位中国现代知名作家的肖像和小传，上面标注了他们的籍贯。仔细一看，真的，大多是江苏人、浙江人，加上四川人，而北京人寥寥无几。历史上，北京的文人，属于重量级的，只有元朝的关汉卿、明朝的李汝珍（《镜花缘》的作者）、清朝的曹雪芹，和20世纪的老舍。五四文学的巨匠，鲁、郭、茅、巴、老、曹，加上胡适、周作人、叶圣陶、冰心、郑振铎，也只有老舍和曹禺是北方人。

北京的文人少，是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再往北就是草原了。北京是两种文化交界线上的一座城市。北边就是

草原游牧文化，是善于骑射放牧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南边是中原农耕文化，是以汉族作为主体的文化。这两种文化长期在这里冲突、交流、融合和互补。北京是六朝古都，可是六朝竟有四朝是少数民族坐天下，辽代是契丹族，金代是女真族，元代是蒙古族，清代是满族，只有明代和民国是汉族。北方的少数民族，由突厥开始，不论是党项、鲜卑，还是蒙古，历来都是以武力强悍为特点，汉族相对来说，虽然文化程度很高，也比较富裕，很少游动，却比较文弱，老是挨打。打归打，最后，这些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同化了。以至，现在，在人口统计中，再也看不到突厥族、党项族、鲜卑族等民族的人口了。既然北京是这两种文化交点上的城市，它的文人必然少于中原，特别是少于江南的了。文化在这些地方是有相当差异的。

强调老舍先生是北京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回答是：有，太有了。

这 and 老舍先生出生的年代有关联。

他生于1899年2月3日，是光绪二十五年，到他十二岁时，清朝才被中华民国所取代，又过了八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其实，五四运动一开始只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是思想革命，其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是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提倡说国语，因为只有这样，新的进步思想才能得以普及，才能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但是，麻烦马上就来了。用语体文取代文言文，前提是那个“语”究竟是什么语，中国大地上方言多达千种，各说各的，用各自的方言写下来，可能比文言文好不了多少。广东人听不懂苏州话，苏州人听不懂福州话……一团糟。要想用语体文代替文言文，要想怎么说就怎么写，必须先推广“国语”，大家都学说一种指定的方言，这样，说出来，写下来，就全懂了。那么，该用哪种方言做“国语”呢？竞争者很多，都想用自己的方言来当“国语”的基本母音。最后，入围了五大方言，它们是南京话、广州话、武汉话（这三个都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中心有关），还有北京话和苏州话。

北京话曾是“官话”，有一定代表性和公认性，苏州话是南方的吴语的代表，也有一定权威性。经过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最后北京话勉强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成为“国语”的基本母音。

恰在此时，老舍先生走上文坛，他是北京人，他的话成了国语的标杆，他的白话文成了“范文”。

老舍先生占了大便宜。

不过，他的白话文也走了一段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大概由1919年算起，到他1929年写《小坡的生日》时，才真正做到能自如地用白话文描写一切的地步，到了“白话文万能”的阶段。

北京话的口语里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主要是蒙古话和满族话，对这些词语，老舍先生也犯了难，有音无字呀，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写呀。好在，在那个时代，语言学是大学科，大语言学家辈出，许多作家都同时又是语言学家。老舍先生身旁有好几位好朋友都是大语言学家，如白涤洲先生、罗常培先生，还有齐铁恨先生等。他常常遇见难解的语言文字问题就找他们商量，或者书信来往，反复讨论，寻找合适的字眼书写。现在，后来的人，不必这么麻烦了，有先辈们在前面开路，捡现成的就成了。比如，小孩子在哭闹，老太太发言了，说，“你去 masa masa 他”（意思去摸摸他的头，安慰安慰他），现在按前辈们的写法，写成“摩挲摩挲”就可以了，很方便了。

说到这，老舍的北京特质，就一目了然了。的确，很特别，也很重要。

2015年4月

序二 老舍的人文地图

三十多年前,在1984年秋天,我和两位老舍研究者——王行之、李志强,以及一位专业的摄像师张肇基,在我的倡议和带领下,一起有过一次实地考察,为期一个多月,专门把在北京的和老舍先生有关的地方一一做了一次调查,还都拍了照,留作档案,这其中包括以下六大类:

一、他的诞生地以及诞生地周边的一些景点,这些地点日后都被写进了老舍小说;

二、他的小学、中学、师范旧址;

三、他的工作地点,早期的和晚期的;

四、他母亲,即我的祖母,住过的地方;

五、他自己住过的地方,早期的和晚期的;

六、他自己舍命的地点。

据张肇基统计,在那次调查中,他前前后后一共拍摄了四百多张照片,用彩色胶卷,都有底片。他后来把它们保存在自己的家里,并一一编了号,在背面还写了简要说明。照片始终保存着,不曾遗失。

李志强用笔名李犁耘在1986年8月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老舍在北

京的足迹》，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记述了这次考察。书的后面附了四十三张张肇基在此次考察中所拍的照片。据我所知，除了这占总数约十分之一的照片发表过之外，其余的三百多张至今还从未公开。

我于1982年，在济南，在第一次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撰写和发表了一篇题为《老舍著作和北京城》的论文，全面阐述了老舍先生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他在小说中主张为描述的人物根据故事情节需要铺垫详尽的地理背景，而对这些地理背景他都使用北京真实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在他的作品中一共有二百四十多个，都真的可以在北京市内一一找到。我把它们分别列出来，并对它们进行了功能分类，分门别类地分析了它们在小说中的作用。我有一个发现，这些真实的地名绝大部分分布在北京城的西北角。这样，这个现象便和老舍先生本人的身世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原来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于是，我便对与他本人身世有关的地点又专门做了一番梳理，分别就他的出生、受教育和工作地点及对他的生命有过重大影响的地点进行了排队和剖析，指出这些地点和他日后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篇文章后来意外地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并引发一系列被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的论文相继发表。

由此，又印证了老舍先生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对一位作家非常重要，因为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是深刻而难忘的，而这种回忆是极其鲜活和具体的，也很亲切，而亲切往往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在此次编辑《老舍和北京特质》一书时，我突然想到，何不把《老舍著作和北京城》与张肇基的照片一并发表呢，那不是天生的一对吗？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北京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杨良志先生和安东、高立志先生，并建议将书名定为《老舍的人文地图》。结果，一拍即合。他们立刻找到了张肇基，由后者提供全套照片，交我筛选，以作为本书的系列插图。我仔细挑了几遍，最后算下来，这里所选照片有五分之四是从未发表过的。

这就是“老舍人文地图”这个命名的来历。书，也因此成为图文并茂的。

我要强调的是，这批照片里所拍的老房子有近百分之六十已经被拆除了，不存在了，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内！这是一批珍贵的照片，不可再得，因此也不可轻视。

发表它们，是绝对顺理成章的事，我为它们写了详细的说明文字，让它们永存。毕竟这是和老舍先生本人的身世，以及和老舍文学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文物史料价值。

幸亏动手早，当时，三十年前，这些房子和地址都能一一找到，可以进行核实，进行采访，进行拍照，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当事人来回忆。想想，真有点后怕，哪怕再晚上五年，照片里的一些建筑就将变成推土机下的废墟，便再也看不见它们的真面貌了。所以，要快动手，要抓紧，要抢救，别迟疑啊。这是我的感慨，也是我的结论。

2015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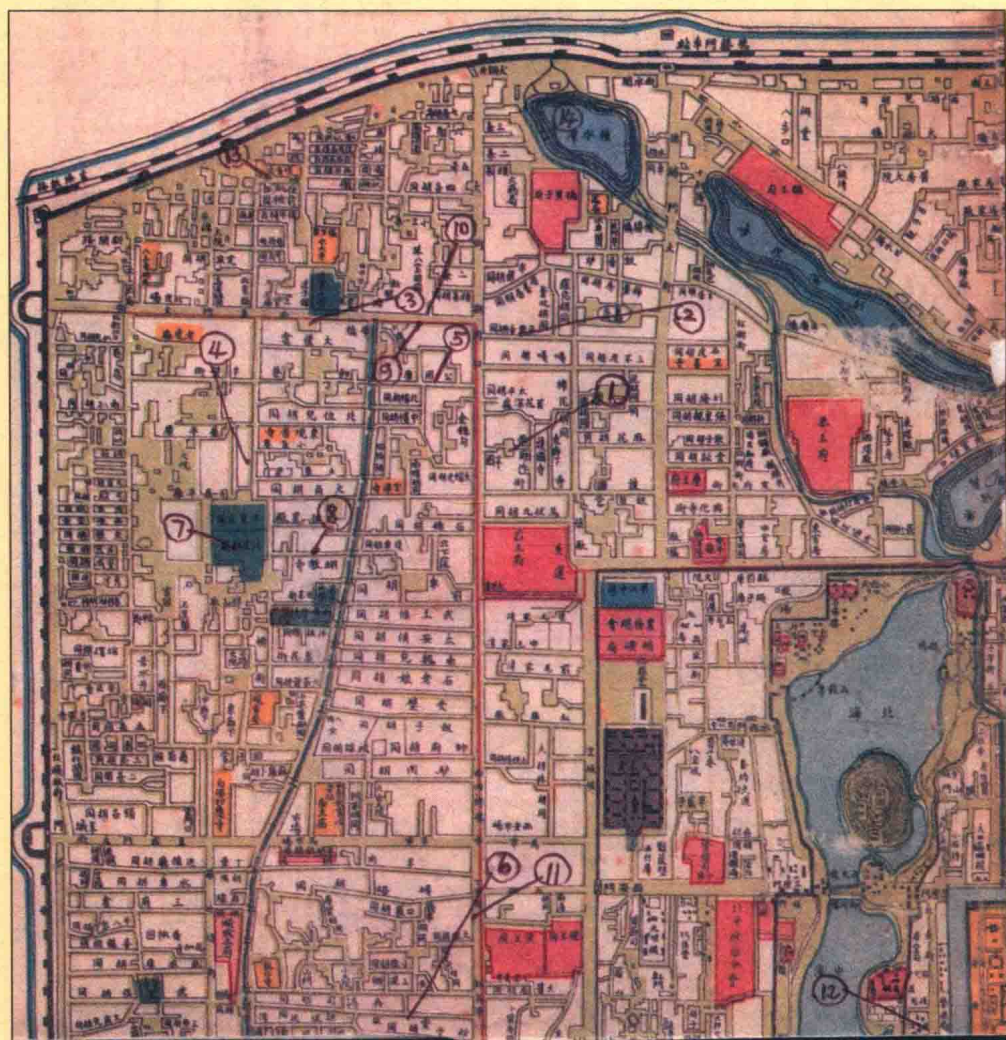


图 1 北京城的西北角是老舍先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所在地，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也大多集中于此（20 世纪初北京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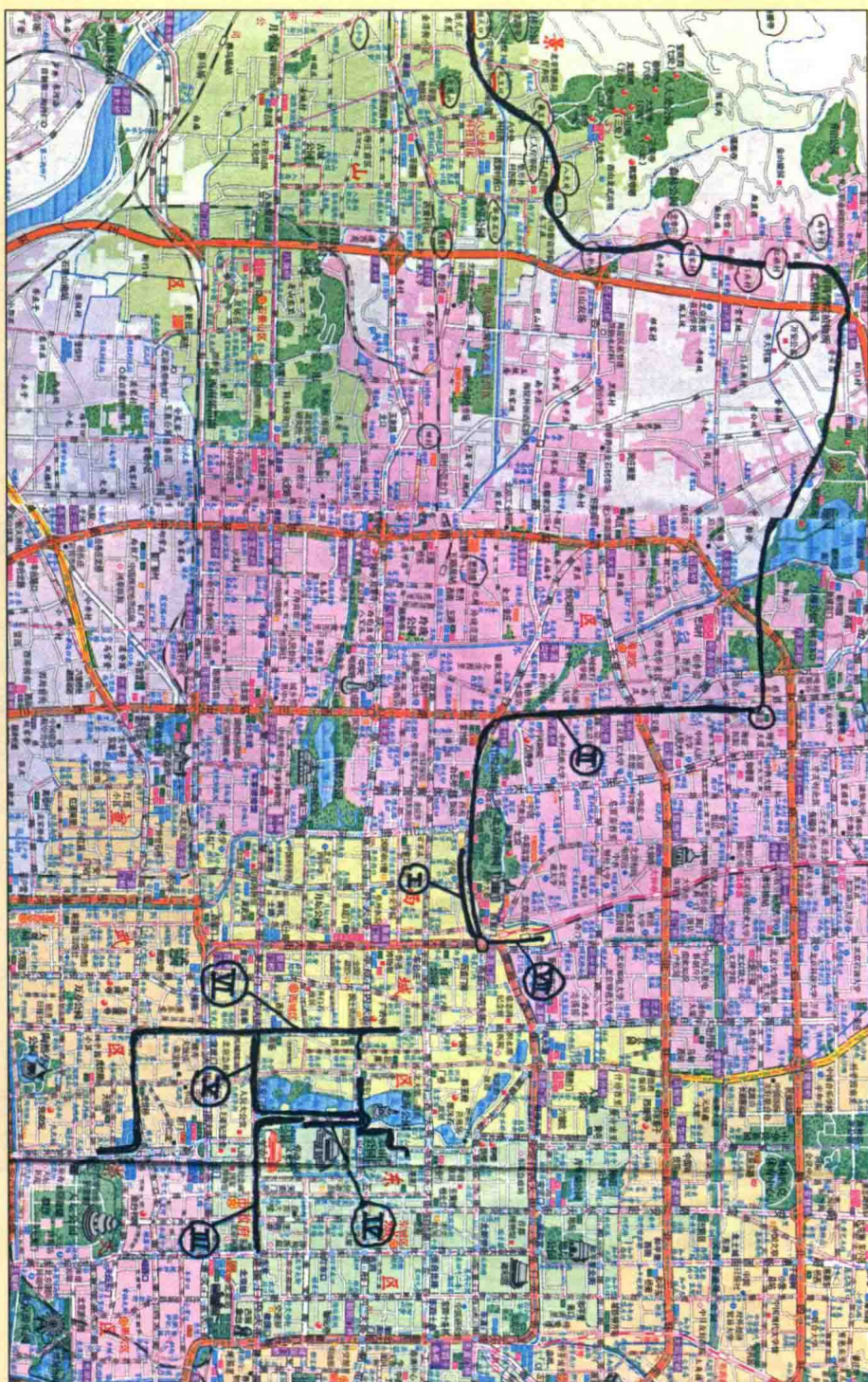


图2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七次行走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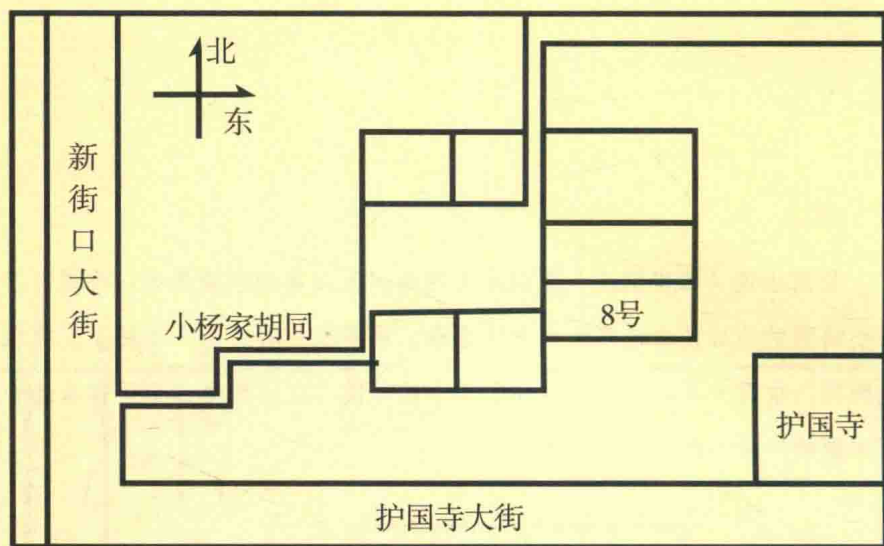


图3 老舍故居——小杨家胡同8号方位图

老舍先生1899年2月3日酉时（下午5—7点）诞生于北京市西城区小羊圈胡同5号院（现小杨家胡同8号院）。这个小院除了是老舍先生诞生地之外，它，连同它所在地的小胡同，三次进入了老舍小说，一部是《小人物自述》，一部是《四世同堂》，一部是《正红旗下》，后两部都是老舍的代表作。所以这个小胡同和小院非常了不起，世界闻名，虽然它顶小顶小，也不好看，还很破旧。幸好，这座小院和小胡同目前都还在人间，没有被铲除，不过很危险，随时可能被拆除，因为它并没有进入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名录。理由是老舍先生在北京已经有一处故居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了，那就是位于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的“北京老舍纪念馆”——按规定，似乎一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不能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遗址受保护。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以小羊圈胡同为故事地理背景的。小说写了这条小胡同里的居民在沦陷的北平的遭遇。胡同里一共有七八个院子，有独门独院的，也有大杂院的，一共住了几十位居民。在小说第二章里作者老舍对小羊圈胡同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小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向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的窄小，人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往里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睛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户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子。

以本书和图3相对照，读者会发现两者是何其相似，原来小说是以真实地点为蓝图，演绎出一部一百万字的小说来。那真实的地点恰是作者本人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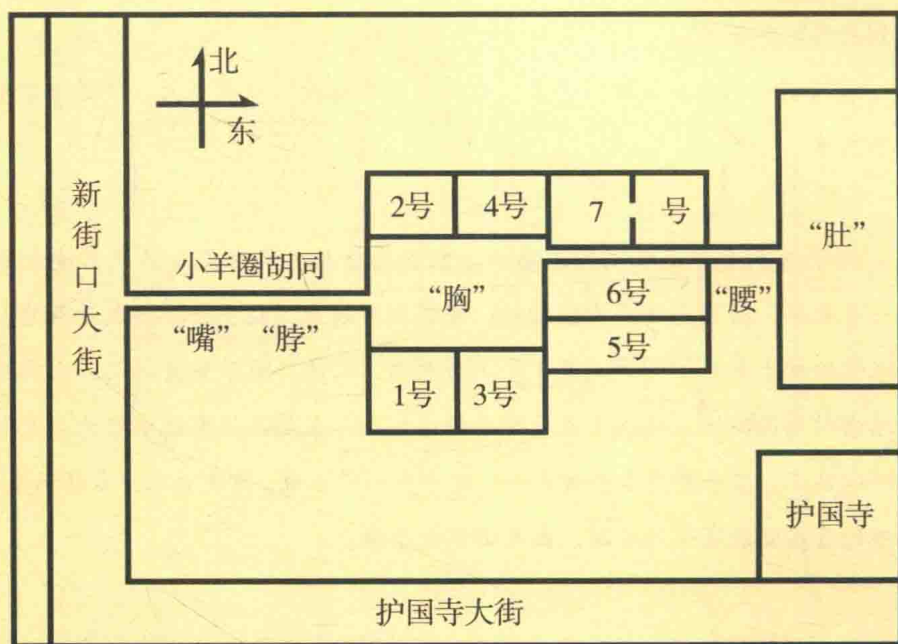


图4 小说《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图

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是小羊圈胡同5号，如今叫小杨家胡同8号。按实际情况将院子的状况测绘出来是图5上呈现的样子。他诞生在三间北屋正房靠东侧的那间房子里。

在《四世同堂》的第二章里，老舍是这样描写这座院子的，同样非常生动和具体：

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院中有一垠土地，没有甬路；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须打赤脚。

作者把这座院子“派”给了小说《四世同堂》的主角祁老人和他的四世同堂家庭，成了《四世同堂》里最重要的地理背景，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

老舍的出生地
小杨家胡同 8 号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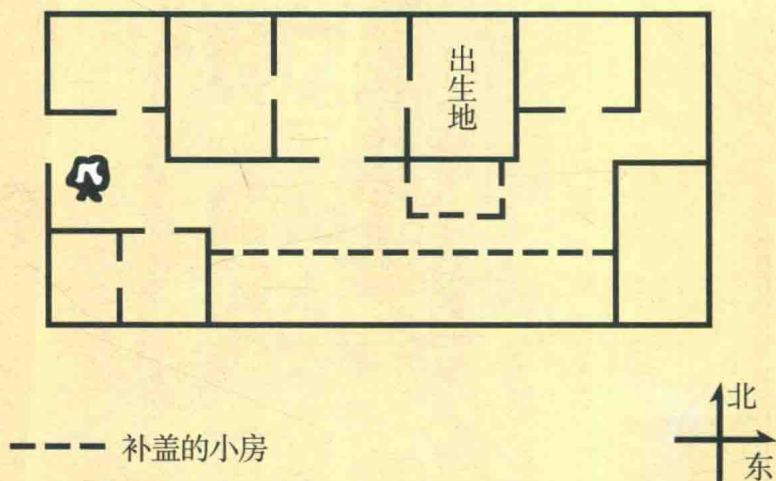


图 5 老舍的出生地小杨家胡同 8 号平面图



图6 小杨家胡同通向西大街的进口处

这条胡同真窄，也就只能容下两个行人并肩通过，确实，稍不注意，就忽略过去了。它位于护国寺大街的北面，和后者平行。